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張棣金虜改作國圖經。舊校云此卷以金史對校舛同似非舛譌也曰一京邑金虜改作有國之初都上京府曰會甯地名金源其城邑宮室類中原之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或車馬雜遝皆自前朝門爲出入之路畧無禁限每春正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無幼皆觀看於殿之側主之出朝也威儀體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訟未決者多攔駕以訴之其樸野如此至

亶始有內庭之禁大率亦闊畧迨亮弑亶而自立粗通經史知中國朝宁之尊密有遷都意繼下求言詔應公卿大夫芻蕘黎庶皆得以利害聞時上書者多陳京師僻在一隅官艱於轉輸民艱於赴訴不若遷燕會三年而始成眞元四年亮率文武百官駕始幸焉遂以渤海遼陽府爲東京山西大同府爲西京中京大定府爲北京東京開封府爲南京燕爲中都府曰大興改元以赦告天下京邑始定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一正兩偏焉其正門四旁皆又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其門十二各有標名東曰宣耀曰施仁曰陽春西曰灝華曰立澤曰新益南曰豐宜曰景風曰端禮北曰通元曰會城曰崇知內城門左掖右掖宣陽又在外焉外門榜即墨書粉地內則金書朱地皆故禮部尚書王競書

一宮室亮欲都燕遣畫工寫京師宮室制度至於闊狹修短曲盡其數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以修之城之四圍九里有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如京師朱雀門門分三中繪一龍兩偏繪一鳳用金鍍銅釘實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

無貴賤皆得往焉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甯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二館皆爲本朝人使設也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通天門今改爲應天府觀高八丈朱門五金釘飾之東西相去里餘又爲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宸門及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閒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東內西曰西內各十六位乃妃嬪所居之地也西出玉華門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林盡在於是

一宗廟金虜（改作人）本無宗廟祭祀亦不修（刪本無至此九字）自平遼之後所用執政大臣多漢人往往說（刪所用至此十二字）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不可不念虜方開悟（刪此四字）遂築室於內之東南隅廟貌祀事雖具制度極簡畧迨亮徙燕遂建巨闕於內城之南千步廊之東曰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德宗宗幹（亮父）又其東曰元廟以奉安元祖剋者（改作和卓）仁祖大聖皇帝楊割（改作楊格）至裒立遷亮父德宗於外室復奉安父懿宗宗堯於太廟其昭穆各有

序

一禘祫虜人本無禘祫之禮刪虜人至此八字至亮徙燕築陵於城之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時太廟元廟告成始改作遂有尊祖之意時奏議者多陳郊祀配天之事亮耻效中國舊制令別討論之禮官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也禘當取夏四月祫取冬十月亮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奏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衣元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之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曲而回

一山陵虜改作金人都上京本無山陵刪此四字祖宗以來始改作卜葬於護國林之東儀制極草創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寢意遂令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年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餘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龍衙峯岡巒秀拔林木森密築陵之處亮尋毀其寺遂遷祖宗父叔改葬於寺基之上又將正殿元位佛像處鑿穴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父德宗宗幹其餘各隨

昭穆序焉惟亶被殺葬於山之陰謂其刑餘之人不入

一儀衛金虜（改作人）建國之初其儀制衛從止類中州之守令在內庭閒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赤足踐之（刪止類至此二十六字）其（改作極）湻樸如此（刪此二字）亶立始設護衛將軍寢宮小底（改作寶達爾）拏手傘子迨赴燕始乘車輅袞冕儀從頗整肅特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閒問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沈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謠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至亮徙燕知中國（刪此三字）威儀之尊護從悉具若尋常行獵觀田多無定制或以數百騎或數千騎前後皆執旌旗上繪一日至一大繡日旗曰御坐馬傘或黃或紅時或排駕而出大率制度與中國等（刪制度至此六字）導前者皆拏手傘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尺衣奇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蛾拳腳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弓矢並馬而行弓矢一繡袋覆之得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細曲柄飾以文彩以護軍執之以爲儀式曲蓋後曰御坐馬左右二副點檢領

之御馬後曰寢殿小底改作實達爾衣大紅乘騎與護衛將軍一等止無弓矢而腰以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逍遥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焉其上張蓋表裏皆黃羅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改作實達爾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隨焉

一旗幟虜改作人以水德凡用師行征伐旗幟尚黑金

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色日旗與后同乘加月焉三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帛爲日刺於黃旗之上月旗即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之上又有大繡日月旗二如

祫享大禮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連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吳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二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繡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又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一冠服虜君臣之服大率與中國相似止左衽異焉雖虜主服亦左衽删虜君至此二十四字其改作金臣下之服不從乎職而從乎官如五品服官便可衣五品服雖職上下並不改至於服緋紫亦無歲月可限但官與服

色等則服焉如文武臣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
待賜而許自服焉
一官品虜改作金之官品本遼唐制又以本朝之法並
遼法參而用之文則郎與大夫武則校尉與將軍其
勳爵食邑皆同焉至二品文武混而爲一亮立漸加
損益如中亮改中憲奉德改朝列又增崇進榮祿二
官至哀再益中大夫行大定官制焉
一取士金虜雖夷狄中至賤者刪虜雖至此八字初無文物
自侵遼後所在處以科舉取士遂有瀋州榜平州榜
眞定榜者是也至天會十年海內小安下詔如契丹
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鄉中曰鄉薦府中
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士有未願起者州縣必根
刷遣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各一場殿試則
詩賦加論經義加試策榜首與魁各分焉是年趙洞
爲詩賦第一人孫九鼎爲經義第一人並補承議郎
第二人承德郎第三人承奉郎餘不限甲次盡補承
事郎科舉由是而定亶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
爲雜科亦設鄉府省三試中選之並補將仕郎迨亮
殺亶自立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
鄉試聚於州限三人取一府試分立五處河北東西

兩路中都於大興府臨潢會甯東京等路於大定府
西京路河南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西兩路
於東平府南京路於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於
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爲定格殿試
日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
贈一官授正仕郎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經義專
經神童止以賦詞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
科裒立於府省試各添策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
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緋餘皆從仕郎
至今不易

一屯田屯田之制本出上古虜人非能遵而行之偶
爾符合比上古之制猶簡廢僞齊豫後（慮中）州懷二三
之意始治均田屯田軍非女眞契丹奚家亦有之自
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官田使
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馬殊不多餘並無支
給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
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日屯田之處大名府路山
東東西路河北東西路南京路關西路四路皆有之
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多不過五
百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閒千戶百戶

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一用師虜改作金人用兵專尚騎閒有步者乃簽差漢兒悉非正軍虜改作金人取勝全不責於簽軍惟運薪水掘壕塹張虛勢般糧草而已不以多寡約五十騎爲一隊相去百步而行居長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閑牽之待敵而後用又有一貼軍曰阿里喜改作伊勒希如元帥次曰左副元帥右副元帥左帥左翊都統又其次曰隨軍萬戶每一萬戶所轄十千戶一千戶轄十謀客謀客本百戶也。正文注均改作穆昆。正一謀客改作穆昆轄兩蒲輦蒲輦五十戶也。正文注均改作佛甯自萬戶至蒲輦改作佛甯階級雖設尋常飲酒食畧不閒別與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閼塞之患每有事未決者會集而議之自下而上各陳其策如有可采者不擇人而用之其臨大敵也必以步軍當先精騎兩翼之或進或退見可而前弓矢亦不妄發虜流改作金軍有言曰不能打一百餘箇回合何以謂馬軍蓋騎先貴往來衝突而已遇敗亦不散去則逐隊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極長刀劍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護膝微存馬甲亦甚輕

一田獵虜改作金人無他二字改作之技所喜者刪此三字莫過

此字改作精於田獵昔都會甯之際四時皆獵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之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於圍中虜改作金主必下添親字射之或以鵰鷹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人捕之飲食陰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共食遇夜則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外無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哀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諫曰飯僧曰作樂曰圍場其重田獵也如此

一刑法金虜删此字有國之初立法設刑悉遵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之沙石繫於杖頭有罪者持而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亶立執政大臣多中州漢兒人始加損益首去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命下學士院令計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亮弑亶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以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絞也流者所犯之人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春秋代徒實拘執就役也徒止五年以上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決杖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四十一年

一百二十杖無大杖止以荆杖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使之雜作無用不可脚腕以鐵爲科鎌鎌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爲百姓刑法大率與舊制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死强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斬强姦者死則古法矣

一京府節鎮防禦州軍京都五處上中都大興府南京開封府中北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總管府十五處平陽府建雄軍成德益都府鎮海軍東平府天平軍

軍京兆府永興軍太原府武勇軍大名府天雄軍河閒府瀛海軍慶陽府安國軍臨洮府鎮洮軍鳳翔府鳳翔軍延安府彰武軍咸平府安東軍臨潢府地名金源。舊西樓會甯府地名大金國志作總管府十四處會甯不在其內散府八處河中府護國軍濟南府興德軍歸德府宣武軍河南府德昌軍平涼府平涼軍廣甯府彰德府節鎮三十八處絳州絳陽軍定州定武軍邢州安國軍懷州沁南軍萊州定海軍密州安化軍滄州橫海軍潞州昭義軍汾州汾陽軍冀州安武軍代州振武軍同州定國軍雄州永定軍保州順天軍安州興平軍克州泰定軍邠州靜南軍涇州彰化軍朔州順義軍奉聖州武定軍衞州河平軍蔚州

忠順軍義州崇義軍許州昌平軍徐州武甯軍豐州天德軍雲內州開遠軍嵐州鎮西軍鄧州武勝軍鄜州保大軍通遠軍隆州利涉軍錦州臨海軍應州彰國軍淄州昭德軍宗州歸德軍懿州甯昌軍泰州德昌軍防禦二十一處。舊校云防禦闕一處別本蔡州下有華州二字博州德州洺州棣州孟州亳州沂州清州蔡州鄭州濬州宿州泗州陝州陳州隴州秦州肇州潁州河州刺史七十四處解州景州沃州澤州石州耀州蘭州會州環州原州汝州隰州德潤州涿州薊州灤州辰州曹州淄州登州濱州濰州萬州單州唐州祁州遼州沁州海州恩州濟州邳州開州乾州磁州丹州坊州甯州易州通州順州覇州遂州立州安肅州信州韓州安州慶州澄州復州貴德州弘州宣德州武州滑州睢州壽州建州莫州蠡州威州獻州吉州忻州營州濮州商州虢州洮州甯邊州東勝州靜州軍十六並改作州泰安州泰安軍改滕州滕陽軍改甯海州甯海軍改平定州平定軍改鈞州潁州軍改莒州城陽軍改岢嵐州岢嵐軍改甯化州甯化軍改保德州保德軍改隩州大山軍改綏德州綏德軍改保安州保安軍改葭州晉甯軍改鎮戎州鎮戎軍改積石州積石軍改來遠州來遠軍改

一地里驛程泗州至臨淮縣六十里臨淮至青陽驛

八十里青陽驛至虹縣八十里虹縣至靈壁縣六十
里靈壁縣至靜安鎮六十里靜安鎮至宿州六十里
宿州至蘄澤鎮六十里蘄澤至柳子鎮五十里柳子
至永城縣六十里永城至贊陽三十七里贊陽至會
甯鎮三十七里會甯至穀熟縣八十里穀熟至南京
四十里南京至甯陵縣七十里甯陵至拱州六十里
店至滑州四十里滑州至濬州二十五里濬州至裴
家莊三十五里裴家莊至湯陰縣四十里湯陰至相

州三十里相州至豐樂縣三十里豐樂縣至磁州三
十里磁州至臺城鋪三十里臺城至邯鄲縣三十里
邯鄲至臨洺鋪四十里臨洺至沙河縣三十五里沙
河至和州四十里和州至都城店二十五里都城至
內邱縣三十里內邱至范縣店十五里范縣至柏鄉
縣二十五里柏鄉至江店十五里江店至趙州三十
里趙州至欒城縣三十里欒城至靈店鋪三十五里
靈店至眞定府二十五里眞定至古縣南鋪三十里
古縣至新縣三十里新縣至中山府四十五里中山
至望都南七里店四十里七里店至經陽店四十里

經陽店至保州三十五里今人改爲徐州保州至采門四十五里采門至故城店三十里故城至黃村鋪三十里黃村至澤伴鋪三十里澤伴至涿州三十里涿州至劉李店三十里劉李店至良鄉縣三十里良鄉至蘆溝河鋪三十里蘆溝至燕京三十里燕京至交亭三十里交亭至潞州三十里潞州至三河縣三十里三河至下店四十里下店至邦軍店三十五里邦軍至薊州三十里薊州至羅山鋪三十里羅山至玉田縣三十里玉田至沙流河四十里沙流河至永濟務四十里永濟至榛子店四十里榛子店至七箇嶺四十里七箇嶺至赤峯口四十里赤峯口至平川四十里平川至雙望店四十里雙望店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舊榆關三十里舊榆關至潤州二十里潤州至千州四十里千州至南新寨四十里南新至來州四十里來州至石家店四十里石家店至隰州四十里隰州至楊家館五十里楊家館至姚花島四十里姚花島至童家莊四十里童家莊至胡家務四十里胡家務至麻吉步洛四十里步洛至新城四十里新城至茂州四十里茂州至惕穩改作寨四十里惕穩改作寨至軍官寨四十里軍官至顯州五十里顯州至沙河

五十里沙河至兔兒窩五十里兔兒窩至梁魚務三十三里梁魚務至大河六十里大河至廣州七十里廣州至藩州六十里藩州至蒲河四十里蒲河至興州四十里興州至銀州南鋪五十里南鋪至銅州南鋪四十里銅州至咸州南鋪四十里咸州至宿州南鋪四十里宿州至安州南鋪四十里安州南鋪至夾道店五十里夾道店至楊柏店四十里楊柏至奚營四十里奚營至沒瓦鋪五十里沒瓦至木阿鋪五十里木阿至信州五十里信州至威州四十里威州至小寺鋪五十里小寺至勝州鋪五十里勝州至濟州四十里亦至東鋪二十里東鋪至北易州五十里北易州至濱州七十里濱州至渡混同江賓州至報打孛堇改作布達貝勒鋪七十里孛堇改作貝勒鋪至來流河三十里來流河至阿薩改作阿嚕鋪四十里阿薩改作阿嚕至會甯二鋪三十五里二鋪至會頭鋪四十五里會頭鋪至上京三十里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燕至東京一千三百一十七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四校勘記

不若遷燕以應天地中會與亮意合率從之卽日遣左

相張浩右相張通古左丞蔡松年役天下軍民夫匠築

宮室於燕會脫燕以至築宮室於四十二字 曰麗澤麗誤作立 曰新義

義誤作益 樓觀高八尺樓誤作府 及殿凡九重及一作丙 殿三

十有六樓閣倍之樓誤作閒 具九節儀從節誤作奏 金瓜玉

斧沈煙和此下應有闕文 如五品服官服字衍 始治均田屯

田軍一作始置田軍屯田軍 左翊都統右翊都統脫右翊都統四字

令討論條例討誤作計 與上古之制一也與誤作以 以鐵爲

科鎌鐮之鎌鐮誤作鎌鎌 徒者非謂脊杖代徒脊杖誤作春秋 則

古法矣應作則與一作刑州下同古法異矣德潤州一作德順州沙河至和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五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盡其日

范成大攬轡錄。舊校云是卷以金史各志參校殊多抵牾無從改正曰過蘆溝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賓館自館行柳堤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杈子隔馳道從左邊過橋入豐宜門即外城門也兩邊皆短牆有兩門東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牆外玉石橋燕石色如玉橋上分三道皆以欄楯隔之雕刻極工中爲御路欄以杈子橋四旁皆有玉石柱甚高兩旁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

宣陽門金書額兩頭有小四角亭卽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中爲御路常闔皆畫龍兩旁通行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曰西御廊首轉西至會同館出館復循西廊首橫過至東御廊首轉北循廊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市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通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卽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闊兩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復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卽純用之蔥然翠色馳道之北卽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常名通天門亦十一間兩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門每樓次第攢三簷與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龍門曰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左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凡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尙書省在門外又西則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卽大安殿後門門內至幕次黑布拂廬

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便殿門也門內庭中列
衛士二百許人帖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列
入仁政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氈可半庭中
團雙鳳殿兩旁各有朶殿朶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
上閣門兩旁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
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
者碧茸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
立於門下者皁袍持弓矢殿兩角雜列儀物幢節之
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
卻轉南繇露臺北行入殿閤謂之欄子虜改作金主幄

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帟幕
皆紅繡龍斗栱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焚香大金獅
蠻遍地鋪禮佛毯可滿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
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遥望前後殿廡矗起處甚多
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
營此改作北都規摹多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軍
匠共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墳塚
悉掘棄之虜既蹂躪中原國之制度強效華風往往
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刪地皆至此三十四字今虜主改作主衮既
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爲以眩之始則大修官制見

其大定二年十二月詔書畧曰建官咸則於三代分職仍總於六卿宣化邇遐服采內外卑高以序名位有倫舊或舛差理宜增損宂散者併其任繁劇者益其聯悉命有司存革從允當其新定官制令尚書省鏤行所謂官制者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曰尚書省有令及左右丞相又有平章政事爲宰相官左右丞參知政事爲執政官左右司郎中員外爲之屬曰六部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曰都元帥府有元帥有左右副元帥監軍都監曰樞密院有使副簽書曰大宗正府有判大宗正事及同判同簽又有丞及宗室將軍之屬曰勸農使司有使副曰殿前都點檢司左右副都點檢左右衛將軍又符寶郎宿直將軍宮籍監副監鷹坊及近侍器物尚廐尚輦四局皆有使副武庫武器二所令丞頓舍官諸直長皆隸焉曰宣徽院有左右使同知同簽院事判官及拱衛直客省引進司尚衣儀鸞尚食尚藥官闈四局使副東西上閤門使副通事舍人供奉官都知判官內供奉押班御院通進太醫院教坊提點使副判官御藥院都監宮苑司尚醞典客二所令丞侍儀局使直長等皆隸焉曰御史臺有大夫中丞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及登聞檢院知院同知院隸焉曰翰林學士院有學士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知學士侍直待制修撰應奉文字等官承旨至直學士帶知制誥待制至應奉帶同知司天臺提點監少監判官隸焉曰國史院有同修史編修官曰太常寺大丞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之屬太廟郊社諸陵大樂四所令丞等隸焉曰秘書監少監丞郎秘書郎著作局郎佐郎及筆硯書畫二局直長隸焉曰諫院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曰大理寺有卿少正丞司直評事曰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博士助教曰記注

院有修注曰大府監有監少監及丞左右藏庫使副支供所都監太倉酒房市買司使副鈞盾所令丞等隸焉曰少府監有監少監丞文忠尚方圖畫裁造文繡織染區官上林八所令丞諸直長等隸焉曰都水監有監少監丞及街道司管當司隸焉曰四方館曰內藏庫曰法物庫曰榷貨務皆有使副曰都城所有提舉左右廂官受給官曰惠民司有令丞曰承發司曰管當司管尚書省當厨曰公使酒庫曰交鈔庫曰印造引鈔庫皆有使副曰直省局有局長副曰管當尚書省樂工有名無官曰宮師府東宮官也有太

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曰詹事院有詹事少詹事左右衞率府率副率左右監僕正副正長寶典儀贊儀直內郎丞典食丞侍藥奉藥掌飲令丞家令丞司經司藏司倉皆有副左右諭德左右贊善等皆隸焉曰親王府屬官有長史府掾文學又有諸京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留守判官諸京都轉運使及同知使副使判官招討使諸府尹諸路轉運使及同知副使判官諸節度使副同知使事諸府同知諸州刺史同知防禦同知總軍招討都監猛安改作明安謀克改作穆昆羣牧防禦使諸京兵馬副都指揮使警巡使判官諸府

軍指揮使提舉漕運解鹽司及同提舉諸京諸路都總管判官京府諸府招討節度觀察判官留守諸府推官節鎮錄事防禦判官都巡河京府運使節鎮諸州司獄知法等爲在外職事官又有諸知事主事都事典事等爲吏職此其分職之序也又參以文武散官列爲正從九品開府儀同三司崇進特進金紫光祿銀青榮祿光祿榮祿資德資政宣奉正奉通奉中奉正議通議大中中議中憲中散中靖中順朝請朝散朝奉朝列奉政奉議奉直大夫承議承德承奉承直承務儒林文林承事徵事從事登仕將仕等郎爲

文散官自榮祿大夫以上文武通得爲之龍虎金吾
衛驃騎奉國輔國鎮國上將軍昭武昭毅安遠定遠
大將軍廣威宣威建威振威明威信武顯武經武宣
武武功武德武義等將軍承信奉信昭信忠武忠顯
忠勇修武敦武保義進義等校尉爲武散官又有正
儀欽授明時頒朔保章司元等大夫授時靈臺候儀
司政平秩正序挈壺司歷司晨等郎爲司天官保康
保甯保安保順保和保冲等大夫保全成安成全成
和醫正醫效醫候醫痊醫愈等郎爲太醫官中尹中
侍中御中儀中閤中涓等大夫通侍郎御侍直御直
司謁司閽司供司奉司引等郎爲內侍官以上三色
官皆不過從四品亦以上柱國至武騎尉爲勳官其
封邑蔭補皆有正法王食邑止萬戶實封止千戶其
下降殺皆准此至縣男止三百戶一品蔭子孫等七
人二品六人其下降殺皆准此至五品止蔭一人又
有佩服之制文臣五品以上服紫六七品緋八品九
品綠武官並服紫自天子而下有玉帶玉雙魚玉魚
金魚及金笏頭毬大荔枝御仙花及烏犀紅鞓等帶
皆金魚服緋者紅帶銀魚武官自二品以上得佩魚
其告身有翔鸞雲鶴翬翟蓮魚藻瑞草等錦婦人則
有雲氣

瑞蓮芙蓉雜花等錦金鸞鸂鶒等羅其封國亦有大國次國小國之別頭銜亦有行守試充之辨其歷曰大明歷一亦遵宜忌日無二亦有通行小本歷頭與中國異者（删此五字）每日止注吉凶謂如庚寅歲正月二日出行乘舟動土凶拜官吉之類而最可笑者（删此五字）虜改作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改作阿固達）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虜（删此字）無年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大安各十年盛昌六年乾通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於天輔又以其竊據之（删此字）地紛更離合爲十四路曰中都路大興府爲首郎燕山府通薊易涿順濼平雄霸安保遂安肅二名十二州總三十九縣屬焉曰東京路遼陽府爲首會甯咸平廣甯三府瀋濟辰復（濟此川澄貴德二名）信肇韓十州總三十七縣屬焉曰遼西京兩路大同府爲首天德一府雲內二名武豐蔚東勝二名奉聖二名應甯邊二名洪宣化二名朔十一州總三十一縣屬焉曰南京路開封府爲首河南歸德二府潁順一軍曹睢壽鄧陳鄆泗單陝唐汝亳蔡嵩潁十六州總一百六縣屬焉曰北京路大定府爲首臨潢興中二府和益錦宗慶懿秦建八

州總三十二縣屬焉曰河東路河間府爲首鑾莫獻冀深清滄景八州總二十九縣屬焉曰河北路眞定府爲首威趙虜改沃州。注虜改作金邢相磁定祁洺濬衞十州總五十二縣屬焉曰河東西路東平府爲首大名府滕陽泰安二軍濟恩徐濮開滑邳宿兗博德十一州總六十三縣屬焉曰山東東路益都府爲首即青州濟南府城陽甯海二軍濰濱沂密淄登萊七州總五十縣屬焉曰河南路平陽府爲首河中一府隰耿澤潞遼沁孟德絳解十州總六十六縣屬焉曰河北路太原府爲首步忻汾代石五州晉甯天山甯化岢嵐平定

五軍總三十五縣屬焉曰京兆路京兆府爲首鳳翔府商乾耀華虢邠同七州總五十七縣屬焉曰鄜延路延安府爲首坊鄜丹三州總一十九縣屬焉曰熙秦路臨洮府爲首蘭鞏隴會秦洮河七州積石鎮戎德順三軍總十六縣屬焉曰慶原路慶陽府爲首平涼環慶涇原四州總十九縣屬焉凡府三十四節鎮三十七防禦二十三刺史七十三軍十六留守四轉運十四使人見虜改作金主之日畧得其廷臣名氏曰領省太尉尚書令李石元妃之父也稱皇丈人起復左丞相紘石烈改作赫舍哩良弼右丞相紘石烈改作赫舍哩

志甯左右平章完顏合喜改作喀齊喀 完顏夕剌改作錫喇左
右丞石珚孟浩皆兼太子師傅參政魏子平完顏德
受左右宣徽使敬嗣暉耶律後同知宣徽院韓綱殿
前都點檢完顏習列改作錫里左右副點檢烏古論改作烏庫
哩忠弼烏古論改作烏庫哩元忠判宗正王不知其名吏部尚
書王宇戶部耶律道禮部楊伯雄兵部高壽星刑部
高德基工部張恭愈御史中丞李天瑀工部侍郎張
汝霖御史完顏德溫梁肅翰林待制鄭子聃秘書監
楊邦基太府監兼客省使梁彬都水監耶律寶大理
卿李昌國閤門使盧珙內藏庫使兼國子祭酒王可

進左司員外郎張汝弼右司張亨兵部郎中田彥皐
虜改作金主有八子長曰越王判大興府其母死矣次
爲太子母方寵次隋王次潘王次瀛國公餘未詳宮
多內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麗溫恭慧明等十如臣
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品以先後聘爲序民惟得一
妻

族帳部曲錄曰主兵官紀石烈改作赫舍哩志甯字從道
以護衞將軍出身授州同知因契丹窩幹逼燕山召
爲右翼統軍既滅窩幹拜尚書右丞相天下兵馬副
元帥爲人有兀朮改作烏珠風概

夾谷愿改作瓜爾佳愿字仲恭其父先曾作西南路招討使死襲封千戶繼爲副點檢後除西北路招討統軍

夾谷忠改作瓜爾佳忠愿之弟也甚知兵常爲右副點檢後除右翼都統

烏古論庫坦改作烏庫坦執中正女眞人頗知書見知昆吾魯神改作烏克蘇喇部族節度使

夾谷慎中女眞人任益都尹兼右翼統軍

納合改作納哈土舉女眞人文舉之兄也頗能詩任冀州節度使兼彈壓一路盜賊

唐括安禮改作唐古安禮字仲和亮之妹婿也自陝西總管

入拜參知政事極能文知兵

赤盞順忠改作持嘉順忠女眞人爲開州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溫敦罕察剌改作溫特赫察喇女眞人任東平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完顏狗糞元幼年世襲止以小名授官因而名焉見任大名府世襲千戶兼管屯田軍

蒲察門三改作富察默色小名三門自幼襲封因而名焉任明威將軍見任益都府千戶兼管屯田軍

完顏撻懶改作達蘭銀珠改作尼珠大王之孫任西北路招討

知大興府亮死爲河南兵馬副元帥

耶律執中契丹人曾爲右副點檢兼管漢兒軍

耶律勸農人往往不知其名以勸農呼之亮寇改作攻

淮甸除威勝統軍殺亮者此人首爲謀也葛王立爲平章政事

蕭母里哥改作默爾根契丹人任河閒府尋除東上閤門使右副都點檢

耶律母里哥改作默爾根勸農之子也自宿直將軍弒亮後除龕州刺史又除右翼都監

蕭五斤改作烏錦契丹人曾知順昌府葛王立除河中府統軍

完顏阿喜改作愛實婁室改作羅索之孫自統兵至今爲陝副元帥

蕭德契丹人德溫之弟曾爲右監軍

蕭順契丹人右丞頤之弟爲京兆府尹兼右翼都監

徐文本朝舊人徐大刀是也知萊州以控海道

張忠彥本朝發還人亮寇改作攻淮甸除步軍都統後除眞定總管

郭安國藥師之子亮寇改作攻淮日爲先鋒

郭瑞孫安國之子亮時爲右護軍

宰執翟永固燕山良鄉人事亮與葛王兩作相
蘇保衡雲中府人亮寇改作攻淮爲水軍都統葛王立除右丞跋一足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通人之情賦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魏履元奉聖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敬嗣暉易州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爲宣徽使尋除參知政事亮死貶爲庶人次年復官召爲宣徽使
趙永錫燕人葛王立除司空謂之槐林趙開者是也
任熊祥燕人遼時及第葛王立除少師
李受渤海人葛王立以母舅常爲參知政事
侍從梁球廣甯府人石琚榜下及第亮時爲戶部尚書葛王立復爲戶部極有才
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常爲禮部尚書。舊校云御選金詩王競安陽人朱進士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虜韓昉放從良狀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爲刑部尚書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馬俸燕人石琚榜及第亮時爲御史中丞葛王立除

爲御史大夫

張恭愈字師韓廣甯府人狀元孫用康榜第二人及第亮寇改作准匈時爲謀主修船造軍器皆本人主之除戶部侍郎

蔡珪字正父餘杭人蔡靖述古之孫松年之子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舊校云按松年眞定人

張汝霖字仲澤遼陽人太師浩之子亮時特賜及第葛王立遷吏部尚書累拜平章政事對華國公

張汝爲字仲宣汝霖之兄浩之長子石琚榜及第王立貶爲庶人次年復官除戶部侍郎

劉仲山字山甫中京人特賜及第嘗爲禮部侍郎

李天吉燕人體貌甚偉豐姿長髯狀元胡勵榜及第亮時知雍州復爲大興尹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高懷忠大定人亮特賜及第葛王立除國子監祭酒

高懷正懷忠之弟亮特賜及第爲吏部侍郎葛王立因而任之

蕭廉字和丹契丹人右丞慶之弟亶特賜及第亮時爲右翰林學士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館閣臺諫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先於亮初僭時狀元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以正萬邦

賦除冀城縣丞被召除書畫直長至正元四年亮令再試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異物民乃足賦亮時爲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除爲殿中侍御史兼待讀學士

劉仲淵字介石燕山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日月得天能久照賦亮時爲翰林待制葛王立遷知學士

○舊校云周密癸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破眞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褚以亮宇茂先宣和之閒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耶卽揖而出劉爲色變後復召問願附榜乎堅不從時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其清高如此

張景仁字受甫廣甯人劉仲淵榜別試及第久在翰苑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楊伯雄咸平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學士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彥潛別試及第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王彥潛河閒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文以足言行而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綦戩字天錫山東膠東人少被虜亮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葛王立遷待制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縣人幼年被虜在葛王家
葛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上甲及第
葛王立授左拾遺凡事多取謀於彼其人足智畧又
溫粹士多歸之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仁爲道
遠行莫能致賦葛王除翰林修撰
呂宗翰字周翰燕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王業艱
難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葛王初立特賜狀元及第解
試建官惟賢天下治賦府試立政惟人不惟官賦省
試夙夜求賢務在官民賦殿試所以臨制則臣民畏
服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尋除右贊善大夫
○舊校云孟宗獻以律賦
著名學者法之見歸潛志
任忠傑山西天成縣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賞罰
之令信如四時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李晞顏獻州人又云中山府人亶時因作省元下第
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王堪棣州人亶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爲翰林修撰
卿監畢逢吉滄州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太
府少卿

徐之方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少府太監燕山玉田人

任侗燕人狀元石琚榜及第葛王立除都水使者

任倜字子美侗之弟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秘書少監

田穀廣陵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坐欺罔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除工部員外郎

馬柔德字周卿廣陵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亶時與田穀等坐欺罔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授刑部員外郎

王仲通字達夫閭陽人又云中京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坐欺罔與田穀等爲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禮部郎中○舊校云御選金詩王仲通長慶人

王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亶時經義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

孔固字德遠孔子四十七代孫狀元王堪榜及第葛王立除宣徽判官

楊蟠字子飛中京人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授宣徽判官

張錫字永山燕山漷陰人又云燕山武康人狀元孫

用康榜及第葛王立授左司員外郎

王全黃龍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亮時右司郎中葛

王立授左司郎中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五校勘記

燕石色如玉一本無燕字　第一門通街市街一作御　有監少

監丞及街道司街一作御　見作昆吾魯神邦族節度使作誤

作知　女眞人任文舉之兄也誤作女眞女人文舉之兄也　元幼年

世襲元一作自　完顏塔懶誤作撻懶　耶律勸農使脫使字　止

以勸農呼之脫止字　常爲京兆府尹脫常字　常知萊州

脫常字　出君子能盡人情賦盡誤作通　封莘國公封誤作對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己亥盡五日癸卯

十二月一日己亥朔趙撙克蔡州

趙撙屯於麻城也被命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進取中原初撙離蔡州日留李詢爲知州而僞刺史蕭楙德入蔡州詢遁去撙取新息縣拱與道信息皆不通金人游騎日相望撙謂若駐軍以待二都統甚善然曠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虜改作人增兵雖欲復取蔡州必難不

如長驅而入乃率兵疾趨逼城下琳德聞撙至披城
爲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己亥夜漏未盡撙命將士潛師
入地琳德遂遁撙既再得城與眾將議曰蔡州形勢
之城虜改作金所必爭且陷僞久城無樓櫓雉堞荒榛
如堤岸蕭琳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眾不
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改作金人必再謀攻我在
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撙仍以李詢依舊
爲知州

知通州崔邦弼降官放罷

知通州崔邦弼聞金人陷泰州刼掠罄盡又欲棄城
遁去恐百姓不從己亥夜二更後遣人入城內外縱
火三十餘處乘諠鬧出城渡江往福山通判趙不悔
已先期而遁料角統領官盛佺所統人隨邦弼出城
因而潰去先是提舉茶鹽司得朝旨存留海門靜海
兩縣船爲料角探望及般運錢糧而邦弼不悔占留
裝載宅庫兵吏家屬後爲提舉王班摘發邦弼不悔
各降兩官放罷時邦弼已致仕盛佺亦降兩官

吳拱等收復鄧州

新除湖北京西北路招討使吳拱荆南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李道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郝晟黃

旗走報遣發將官劉革等十二月一日到鄧州新野鎮地名龍鼻刦番賊二字改作金番賊改作金人棄城逃遁收復鄧州了當革等統押軍馬會合忠義首領孫顯等跟蹤追襲外委是勝捷

二日庚子得金國公牒報班師通好

是日金國牒云大金國都督府牒南宋鎮江府正隆無道獨意起兵以致廢殞刖立新主正議班師依舊通好邊上知此報御營宿衛使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侍衛馬軍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荆襄參議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列奏以聞既而北酋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

金國移牒三省樞密院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宋國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青榮祿大夫左領軍都監

開國公蒲察改作富察龍虎衛上將軍右領軍都監徒單改作圖克坦右領軍監軍崇進左領軍監軍瀋國公徒單改作圖克單儀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都督府回金國牒

牒云今月一日承來牒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至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衛馬步御前諸軍都統制成御營宿衛使太傅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晁公忞敗盟記曰是時行府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而云督視諸路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故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三日辛丑督府發捷旗到行在

帝曰大酋改作金亮既滅餘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卽日襲逐固可使隻輪不反然多殺何爲但檄諸將迤邐進師會合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民足矣

御製完顏亮畫贊

金虜改作主曰亮獨夫自大弒君殺母叛改作背盟犯塞

殘虐兩國屢遷必敗皇天降罰爲戎狄改作不道戒
四日壬寅成閔收復楊州
禁止州郡科斂獻納之弊
臣寮上言竊以國家不得已而用兵調度既廣費固
不貲陛下愛惜民力不忍一毫取之於民盡出內帑
以佐國用恩至渥也昨因臣寮援卜式故事乞令州
縣富民使得輸財以助邊因可其請而行之今州縣
長吏不務體此乃科斂五等人戶或以物力高下或
計田畝多寡出錢作本州獻納以爲己功是豈知朝
廷之意哉此風不止爲擾未已臣愚欲望聖慈特賜
宥旨如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不得輒科於民若上
戶自行獻助具以名聞當議推賞以示旌勸使富者
銳於樂輸貧者免於橫斂則天下幸甚從之
邊臣賀表
表曰醜虜叛改作北國盟方恣行於狂悖改作席捲皇天震
改作朔方之患今古所同唯其空國而來必有塗炭之敗
怒俾亟就於誅夷宗社增休邇遐多慶中賀竊以夷狄
然淝水之戰纔快斬於符融而澶淵之師止獨殲於
撻覽○舊校云卽蕭撻凜至戎酋改作獨夫之遭戮實曠古之罕聞
恭惟皇帝陛下德備聖神資全勇智本大國而事小

國蓋自下以兼容體至仁而伐不仁果何憂於弗克
豈期妖孽改作跋扈敢肆憑陵悉驅番漢之民入擾江淮
之地毒流南北憤激人神爰假手於羣凶用倒戈於
元惡風驅電掃行淨洗於胡改作邊塵地闢天開期盡
還於禹迹遂使車書之混一旋興禮樂於昇平臣等
猥守藩條豫聞邊事方闕尚在曷勝臣子之憂今王
心載甯永同天下之喜
賜新復州軍赦
尚書省牒刑部門下朕以涼薄之資履艱難之運披
圖慨歎念未清九縣之塵瞻仰焦勞詎敢忘一食之

頃然而誠不足以孚強敵德不足以保遺黎致承平
之故區寰隔絕於異域列聖之境未復兩宮之狩莫
還恨抱終天悲纏率土痛心疾首隕涕汗顏茲逆虜
改作不道之干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羅征之旅往揚者
定之功羣豪唱義以雲從列郡聞風而嚮應扶杖而
須德化率多羸老之餘簞食以迎王師復喜威儀之
見遂日闢於百里曾不煩於一兵元惡就屠餘黨悉
潰賈將率之餘勇盡還祖宗之刪此三字舊疆重刪此字念
中原改作土之下添字民久淪左衽刪此二字之改作異俗墜衣
冠於塗炭變禮義於腥羶刪墜衣至此十二字下添動干科禁四字頭顱

莫保於淫刑下添橫被誅戮四字閭里悉空於重斂矧因脅從之暴豈無註誤之人宜推在宥之恩誕布惟新之令可大赦新復州軍應新復州軍並限赦書到日以前罪人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祖宗皇后陵寢自經隔絕久失展省本路招討使到日同本處官吏躬親前去朝謁如法修舉務在嚴潔以稱朕孝思追慕之意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在沙漠抱恨無窮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絹五萬匹兩如願補授官資竟與推恩勘會白溝河忻代等處一帶係本朝舊

界仰諸路招討使統率大軍到日不得越境於戲天開地闢允臻恢復之期雲行雨施式慰來蘇之望尚賴邇遐之眾咸懷忠義之誠共集大勳永清四海

林栗上宰相劄子乞進軍恢復

劄子曰某昨日獲見虜敗改作金人於我有不戴天不反兵之仇今又渝盟稱兵踐踩兩淮荼毒生靈暴骸滿野潛師海道視我爲几上之肉猖狂改作鴟張顚蹶亘古未聞禍極凶殫自貽屠裂揆之常理其眾若不投身歸命便宜奔潰逃歸今乃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以愚觀之

其說有二一者諸將翫寇（改作敵）之勢何謂諸將翫寇（改作敵）之罪二者同舟遇風設其國中內亂千里之外勢猶可乘今相拒一江而彼有弒逆之釁倉惶顛沛之間縱兵掩擊殄其醜類（改作厥渠魁）然後可以謝兩淮無辜之民洗國家積年之憤今淹留累日顧望不前使之成謀復來修好是將為其受納已墮計中傳送朝廷意將何待欲辭翫寇（改作敵）之罪其可得乎何謂同舟遇風之勢亮之凶虐眾怨親離欲與俱亡固非一旅然預謀弒逆不過數

人覆手相殘勢當未已若去國未遠巢穴（改作旦夕）可歸縱加刑誅豈能禁遏今已深入吾地結為死讐京東河北山西陝右皆吾舊民久懷響應聞亮之死必已倒戈所未下者特其酋長（改其主帥）尚有女眞之人勢亦不能久立則（刪）倘有至此十三字亮之餘眾退無所歸雖欲來降懼不免死苟相推奉以冀生全共為文移緩我師旅萬一其計得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死亮凶殘人所同棄生亮方急與人同居為吾之患不又多乎此則同舟遇風勢當然也詳其關牒尚有兩名不書則其中同惡亦未堅定經此數日或走或降變故萬端

難以預度但在朝廷所以應之如何耳譬如觀奕奕
遇其敗勢不能進攻兩眼既成還須自救利害之形
豈不相遠昔赤眉偶入長安所過殘賊鄧禹西討久
不進師光武敕之曰赤眉無穀當自來東吾折筯笞之非諸將
追追無所依歸宜以進討禹猶執前意遂致挫衄帝
憂也乃遣侯進屯新安賊若南走可遣新安兵會宜陽
可遣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遣新安兵會宜陽
及聞馮異澠池之捷帝乃自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
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兵降陛

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及降帝令縣厨賜
食十餘萬人皆得飽飫而已豈復有他望哉愚謂今
日之待女眞（改作金眾）計當出此宜敕諸將進軍臨之別
遣重兵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
戰使之前無所進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
以再生之信諸軍但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好文字不
得收接仍賜女眞（二字改作其）軍前詔曰本朝至仁兼愛
南北完顏亮稱兵犯順（改作背約）自取滅亡汝等久苦暴
君不保朝夕出於迫急實行天誅今窮困無歸朕豈
忍殺已敕所在軍府受汝投降詔到宜悉解甲放兵

自詣軍門降首各給本貫公憑聽汝歸業若其中尚
敢拒命聽相捕斬前來依格支給賞賜如係女眞契
丹渤海諸國人並令有司護送出境元有官資者量
高下授與職任不願任者亦聽從便若更猜疑理無
容貸諸軍尅日會合屠勦朕雖赦汝恐無及矣昔漢
光武受銅馬之降親行其營以安反側朕今自往爲
汝涵覆勿復有疑我專爲仁彼專爲暴孟子有言率
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
下無敵於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今
日之事又何疑焉若失此時縱其北渡是祿山薨而
慶緒興思明弒而朝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
也愚者千慮不勝拳拳唯廟堂諸公垂聽而擇其中
幸甚幸甚

五日癸卯詔戒飭羣臣

詔曰朕以逆改作亮渝盟侵犯王畧肆頒詔旨躬往
視師久已戒嚴屬茲進發凡遠邇股肱之郡小大文
武之臣宜體朕心各惕爾職毋縱姦宄毋虐良善無
事征求無擾獄市內則輯甯於封部外則式遏於寇
攘改作邊疆共濟大勳永底丕乂

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

遣史曰先是成閔在京西承金字牌令策應建康成
閔喜於得歸兼程疾馳士卒冒大雨糧食不時多死
於道路湖北轉運使以舟船載錢糧馬料差漢陽軍
監酒務楊某隨軍而軍人自張家渡渡江遵陸皆不
及支請初閔自行在率軍馬戍京西湖北也沿路犒
設之物不可勝計盡以歸已不散士卒及回至鎮江
也有軍中子弟號康保義者因酒後曾顯言於市中
或告閔閔遣人捕康保義至卽命斬之完顏亮之死
也閔大軍猶在鎮江不渡又七日乃渡駐於揚子橋
之樞密行府閔遣使臣李彪探伺金人回軍動靜閔
令彪速回報樞密行府曰成閔大軍在揚子橋相持
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且曰必當到揚州城下探其
動息方敢回閔乃止是時金人已取天長路歸閔之
意欲作大戰虛張其功績耳路人喧傳金人已歸揚
州空虛故閔之詐不行乃以馬軍司兵追襲李捧亦
以神勇軍追襲然不敢與金人相近是時泗州已被
夏俊焚燒棄城而南故金人先遣千戶至泗州折民
居爲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
馬不卸鞍皆涉淮而渡望之如雲既渡絕閔軍到盱
眙排列於淮之南岸聲喏有一金人笑曰傳語成太

尉有勞相送金人在泗州住七日有三百人長者一人告千戶曰三百人各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千戶之弟曰兄言失矣郎主且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邪彼各有父母妻子人心難留豈可以强繩之兄以爲然三百人皆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爭門馳出不可遏俄而東城人亦去成閔知金人盡去也乃列兵於淮之南岸鳴金鼓教兵士耀武而還聞之者莫不大笑是時龜山沿路有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是京東河北科配民戶令赴浙西州軍送納者猶有布袋盛貯者各題寫起發州縣及平江府秀州等處送納官糧字時軍運方不繼賴以給軍而統制將官歸已者方亦多矣獨成閔之眾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

差隨軍轉運使韓彥直爲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淮北泗宿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爲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淮制置京東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司向均權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呂擢兼京西北路招討使司隨軍轉運判官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六校勘記

撙將士潛師入城城誤作地　蔡州形勢之地地誤作城　後爲提舉王珏接發誤作王班摘發　苻融誤作符融　方闕　尚在原闕係逆虜二字　字時軍運方不繼字字衍　歸已者方亦多矣方字衍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癸卯盡十六日甲寅

車駕將進發先約束巡幸經由州縣

癸卯已降詔戒飭羣臣又降旨曰巡幸視師用今月十日進發已降指揮應經由去處排辦程頓修治道路等事不得過有華飾非理科斂竊慮奉行不虔重勞民力除合行用隨運錢批支驛券外應貢獻果木飲食之類悉宜禁止可行下逐路監司約束如敢違

辰仰御史臺彈劾重寘典憲
招撫司以賈和仲知揚州
招撫司以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賈和仲知揚州和
仲單騎入城皆未有官吏漸次主管機宜文字向子
廉及兵職官公吏軍民有到州者和仲揭榜使人首
錢窖一半給賞由是告者無虛日官司發掘不暇會
金字牌委和仲以經總錢收買金人遺棄器甲和仲
揭榜收買有以紫茸穿者有以皮條穿者鐵葉柔輭
而堅兩面皆明兵將見之以爲朝廷器甲不如也頃
之朝廷使淮東總領朱夏卿買器甲夏卿以書託揚

州親戚通判葉模模者夢得之子模遂請於和仲以
買下器甲與夏卿和仲不可曰和仲承金字牌備奉
聖旨自買此器甲豈敢作人情與總領也模怨其不
從諮於夏卿夏卿遂諮於葉義問義問以和仲不職
放罷朝廷遂以向子固知揚州於是有修城之役破
錢二十萬緡矣
七日乙巳李顯忠知和州
知建康府張燾說諭都統制李顯忠曰車駕將發巡
幸到此金賊改作　尚據鷄籠山得無慮乎顯忠以大
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賊　改作　相持
金

金人知鄧州錄事高通以鄧州來歸

初金人以劉萼爲都統寇攻改作京西敗於光化軍及茨湖也回軍至鄧州駐於城北七八里閒僞鄧州節度使蕭中一亦挈家屬出城駐於萼軍之南一二里閒僞同知節副亦皆以家屬去中一留州事委監倉改作穆昆言曰今日之事如何鄧州屯駐之兵皆爲都統劉相公帶去而城中之兵皆是土人萬一爲南宋之兵內應如何眾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譁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其走告於萼矣乃率其奴婢將家屬奔走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中一被殺家屬幸得免翌日金人皆北去錄事高通聞萼之兵已退乃集官吏軍兵而謀曰今蕭節使及同知節副皆已去城中生靈如何眾皆言唯錄事指揮是時禁軍已擐甲皆有作亂意通又問至於再三皆不應通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眾請通決之通見眾人亦有順南意乃曰今諸軍無將欲請軍中最長者一人爲將如何眾曰諾通即舉四人皆軍中職名最高者眾皆聽命通謂軍中已有所主者又四人皆舊部曲得其心遂以中一之

命令王直權管州事衆復以通權節副通始敢言曰欲與一城生靈求一生路以決今日之計如何衆咸諾於是通乃言鄧州本是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舉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從之議遂定命吏人作文字未畢忽報城下有十餘騎通令倒旗槍而問之乃曰吳招討下問其主將則曰眷統領眷統領者鄧州弓手眷朝也聚衆在山中投均州武鉅爲忠義人知金人已退故先至城下通令放旗槍於地面報其軍俄有三百餘人至城下中軍兵復立旗槍似欲與爲相應作過者蓋已有約故也通見

其勢逼卽令開門以沮其計衆遂入門登城縱掠不傷人遣人尋中一知其已死得其家屬後歸江南朝廷命其子頴爲武翼大夫鄂州總管

九日丁未武鉅收復河南府

新除果州團練使知均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忠義軍武鉅申昨遣鄉兵總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嵩州及長水永甯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又報昨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高州等處忠義人前去收復河南府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走報於十

二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

十日戊申車駕自臨安府進發巡幸江上

誅倪詢應簡於平江府

車駕到平江會曹洋自李寶軍中取倪詢應簡回令洋就御舟引見上慰勞良厚因曰少頃令曹洋管押罪人在行宮門外聽旨上乘輦入平江府治洋以兵衛夾道防護詢簡候於門下俄頃有旨倪詢應簡並凌遲處斬又有活執到女眞改作金兵等盡斬之倪詢平江府常熟縣人應簡通州人

十二日庚戌成閔收復盱眙軍泗州

淮東等路制置招討使成閔黃旗走報統率軍馬於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賊改作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拒閔遂將奪下金賊改作營燒不盡橋腳小船二十餘隻併工修整及於窣山以來搶奪到賊刪此字船十餘隻幷分遣統制官吳超楊欽部押人船於水路邀擊賊改作金船又差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顏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賊改作金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兵攻奪泗州南

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戮力掩殺賊改作金兵敗走
收復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二萬餘石被虜老小數萬
口放令渡淮歸業委是獲捷
吳拱收復汝州
十五日癸丑車駕至常州無錫縣
是日邊報奏淮東虜人改作金兵已遁去淮西尚餘二萬
眾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非惟諸國
之人雖女眞一概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
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令入官奴婢優與賞
賚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雖夷狄亦三字改作
金人也删此字比引見所捉到金人二字改作者朕亦悉與
貸命送諸軍下役使蓋首惡完顏亮一人耳若概殺
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爲也
行宮宿衛使楊存中檄完顏亮一行將吏等書
行宮宿衛使楊檄書檄告完顏亮等一行官兵將吏
等蓋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故爲臣者當知逆順之
理師直爲壯師曲爲老故用兵者宜明曲直之情以
順而討逆則何功不成以直而攻曲則何敵不勝惟
完顏亮女眞殘種删此四字怙特凶强肆行暴虐弒君殺
母蔑亂人倫棄約背盟迷逆天道挾彼犬羊改作邊陲之

眾蹂我淮甸之邦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當職恭承帝
命肅行天誅念爾醜徒當思後悔東區巨海西抵長
淮南限大江之虞北有重兵之阻雖釜魚之暫息顧
穴蟻以何逃況葛王既立於爾邦西兵已興於中國
路途夐隔軍馬何歸盍執暴君往投新主保其名節
一洗汚俗之羞改作以爲遷善之人樂而妻孥無作異鄉之鬼
或挺身而抱義亟率眾以來降庶幾全逆順曲直之
宜不失享富貴安榮之利故茲檄示各宜究知

成閔收復陳州

成閔申十二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官趙撙申
先准指揮催督結約到陳州忠義人陳亨祖乘勢收
復陳州十一月十七日據陳亨祖申於十一月五日
將帶忠義人兵已收復陳州了當捉到同知完顏耶
魯等九人

陳亨祖以陳州來歸

陳亨祖陳州大豪也聞趙撙已得蔡州即領民兵據
其城縛其僞官屬送蔡州乞歸朝廷撙具奏聞朝廷
嘉其忠特授武義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十六日甲寅李顯忠收復和州

行宮留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忠

黃旗走報並申契勘金賊改作人三萬戶占據和州於城外連珠劄立硬寨當職親率諸軍十二月六日自慈湖濟渡先占北岸石跋背依山下寨與賊改作之對壘雖賊改作敵時遣騎兵沿江窺伺岸口肆爲殺掠當職措置分遣軍馬不時晝夜邀擊殺獲甚多致賊改作彼不得休息至十六日進兵酉時直抵和州賊改作敵寨賊改作敵兵畏懼至三更金兵拔寨北遁奪到被賊刪此字虜鄉民老小三千餘人即時撫恤各令逐便歸業奪到騾馬收復和州了當

賜楊秦眞楚滁和濠廬光州盱眙高郵光化無爲安豐

信陽軍德音

尙書省牒刑部門下朕撫運中興遭時多故崇七德而經武務先禁暴而戢兵收五利以和戎靡憚卑辭而屈已將使華夷改作流離之眾永離塗炭之殃由涼德不足以懷柔致逆虜改作強敵輒渝於盟誓怙其戎馬改作不之足改作惡驅厥犬羊改作遂爲深入之羣改作謀既俶優於中原遂虔劉於吾國第欲兵連而禍結豈知眾叛以親離宜神聖之莫容致人心之爭奮奇兵麾擊盡灰赤壁之舟元惡就屠迄授藁街之首餘黨奔潰四境澄清慨念疆場之民荐被兵戈之苦妻孥蕩析肝腦

廢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耕鋤之具禍貽以眾
罪在朕躬幸已靖於妖氛喜再成於樂土欲撫瘡痍
之俗爰推曠蕩之恩楊泰眞楚滁和濠廬光州盱眙
高郵光化無爲安豐信陽軍管內限德音到日已前
見監罪人除犯刦殺鬬殺併爲已殺人者併十惡罪
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公人
犯枉法監主自盜賊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
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
面配千里外州軍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罪無輕
重並行放免於戲歌鴻鴈之詩務遺黎之安業法雷
雨之解與庶彙以昭蘇尙其小大之臣共體隆寬之
德輔成極治永息多虞

成閔以劉繹爲修武郎閤門祗侯權知泗州

先是劉繹在淮陰也員琦劉汜在盱眙錡令琦汜差
人往臨淮縣體探是時招信縣橫山劉繹與土豪張
楫共有民兵數百人敵適在盱眙琦汜遣繹楫往繹
楫至新店會金人亦遣二三騎往泗州探事繹楫等
退歸泗州出南門已見盱眙隔岸無兵馬知琦汜等
皆去岸下無船可渡遂駐眾於權場中俄頃金人探
馬數百騎入泗州楫請擊之繹懼不從楫曰金人若

知我眾不多守其要便而撓於我雖一人不可生還遂率眾入南門金人見南門有兵突入不知多寡即爭門出循汴河路以奔時霧重有微雨汴河路皆青石石滑馬不能行有墜馬者楫急追之繹亦繼往金人往往下馬而去遂獲馬僅百匹而回泗州不可往漸漸循淮河而上見夏俊在南岸以奪馬事告之俊喜令尋小舟濟渡馬數匹而行餘馬繹與楫兩分之於是各裝載家屬取天長路欲渡江楫在前行未到天長遇金人盡失其馬繹聞之乃還橫山至是成閔到盱眙繹遂獻其馬言其殺伐之功閔大喜書填修武郎閤門祗候告身授繹仍令權知泗州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七校勘記

據本官申收復了當脫當字

賜揚泰眞楚滁和濠廬揚誤

作楊下同

敵適在盱眙一本無敵字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戊午盡二十八日丙寅

二十日戊午車駕到鎮江

上未入丹陽館乘騎徑往江下觀看戰船

二十一日己未入行宮駐蹕

時和州鷄籠山金人尚未退也

二十二日庚申吳璘奏收復秦州治平寨

四川宣撫使吳璘報捷遣差左軍統制王中正權知

秦州劉忠中軍第五將王价等將帶軍馬攻討收復
陝西陷沒州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時攻打破治
平寨次日措置招收軍民歸業及剗削城壁守禦閒
探報金賊（改作人）萬戶僕悉令孛堇（改作富邑里貝勒）帶領千
戶名了羅不等甲軍三千餘人在干家堡下寨要復
收治平寨中正等統率馬軍步軍於二月十五日辰
時自治平寨起發至午時到干家堡照城陂望見金
虜（改作人）在山下擺作三大寨其時步軍未到中正等
帶領馬軍下山迎敵其賊（改作軍）一擁前來告諭官軍
不顧死亡與賊（刪此字）血戰二十餘陣至申時金賊（改作）
兵敗走二十餘里再添生兵擺拽陣勢與官軍迎敵
中正等賈率官軍戮力苦戰至酉時其賊（改作軍）盡行
敗散奔走乘勢追趕二十餘里斬到首級捉到活人
各不計數目收軍回保堡當山下寨統領官王中正左
腮口角中三槍伏乞照會
二十三日辛酉張振時俊正任承宣使戴皋王琪正任
觀察使盛新正任團練使
采石之功統制官各已遷轉階官及遙郡矣虞允文
欲奏請與落階官並與正任乃降旨昨采石親與虜
（改作）金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為重並特與正任

二十八日丙寅樞密院同奉聖旨進幸建康府用正月
三日如值雨別擇日
車駕在鎮江旬日擇日進發
持服秦墳秦堪奏獻金器五千兩銀七千兩米二十萬
石候服闋日取旨
知安豐軍孫顯忠申任契丹等歸朝
十二月二十八日淮北壽春府有任契丹男三改作納蘇
郎君天平軍節度使河北路安撫制置使王任檢校
少保天雄軍節度使河北等路安撫使王友直將帶
軍馬八百餘人前來即時說諭朝廷恩信管待勞犒

訖發前赴闕
行宮留守司榜李顯忠邵宏淵等報捷淮西諸郡並皆
甯靜
行宮留守司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顯
忠池州都統制邵宏淵等申今月十七日早親率軍
馬乘勢跟蹤追襲金賊敗改作人離和州三十里地名橫
山澗其賊刪此字連發煙號勾添精銳騎兵數千騎鴈
翅擺列拐子馬衝擊官軍當職遂分布馬步軍賈勇
將士戮力分頭趕敵及戒諭官兵不得砍級奔馬一
擁奔入賊改作敵陣自辰時與賊改作之鏖戰至午時殺

賊改作金兵敗走趕殺三十餘里其賊改作金兵取香林蕩路前去殺死番賊改作敵兵并掩擁入溝澗及活捉到千戶百人長并騾馬衣甲器械無數除已再遣軍收襲外委是大獲勝捷又報再遣統制官張榮統率全軍追襲至十九日未時至全椒縣界地名馬村後河楚湄溝是大獲勝捷又據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兩路制置使京畿河北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令隨便歸業奪到馬騾軍器等除已跟蹤追襲外委

忠黃旗走報契丹虜酋删此四字完顏亮被殺之後淮東番賊改作金騎遁走淮西精銳三萬戶在和州爲殿後顯忠近已統兵收復和州趕殺番賊改作金兵於橫山澗後河兩次獲捷相繼遣發統制官耿仝孔福張榮時俊李福王浩統領官張淵王洪范仝元復朱進董超王宗高端志董安劉淵閔珪軍馬并續遣發池州都統邵宏淵以及顯忠親統其餘諸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離和州二十九日至仙踪山白陵橋趕上番賊改作金兵見陣追襲番賊删此二字至淮河地名塹澗番賊改作金兵半渡統率諸軍掩擊賊改作其衆溺死不知其數奪

下牛畜被虜老少五千餘人已即時撫恤放令逐便
歸業委是大獲勝捷兼顯忠已差人撫定廬亳等州
并管屬縣鎮今來淮西諸郡委無賊馬二字改作金兵屯駐一
路肅靜商賈通行人民復業奉聖旨令出榜曉示
張燾卒
張燾行狀曰紹興八年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
以難行之禮上亦厭兵革且悼梓宮之未還母后之
在遠南北軍民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
之急乃降御劄令在廷之臣詳思所宜條奏公上疏
疏在紹興八年十一月內時宰相方以和議爲已功力贊屈已之
說以謂茲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勉從其請
將有定議而外論紛然欲羣起而攻之從班中有不
顧節義亟欲求進者乘宰相之懼說之曰公爲天下
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公
之事濟矣宰相然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
與使君橫榻除目既頒縉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
辭公聞其議已定乃嘆曰一屈之後甯可復伸上雖
不自重其如天下何狡虜敗作金人之強非吾所敵而敢
與抗者恃人心耳今主上躬屈至尊以臣事之則天
下之人誰敢與抗將唯虜敗作金命是聽則吾之國不

以爲國矣今大臣欲邀功一時徒爲身謀不復爲國遠慮使人主倒持太阿以中國之（删此三字）大柄授之戎虜（改作異國）將有被髮左衽之憂（删將有至此八字）又引羣小置憲綱之地意在排擊忠良俾天下之人緘口結舌在廷諸公畏其凶焰莫敢救正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得罪於天下後世乎吾世受國恩身忝侍從不可自同於衆人當以死爭遂上疏（疏在第三十八冊）召公入謂曰卿前所論四人者皆自相矛盾奸計敗露朕皆逐之矣徽卿言幾爲小人所誤遂命公兼史館修撰自是屈己之謀遂寢止增歲幣虜（改作金）亦不復以此深

責於我竟歸我梓宮歸我母后歸我河南之地人亦高公之卓見朝廷既得河南議遣使祗謁陵寢上欲得慈祥愷悌望實兼隆者往展孝誠併宣惠澤顧宰相（相）曰張某肯爲朕行乎宰相以語公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備驅策某之願也尚奚辭宰相以言入奏上喜曰張某可謂不辭難矣公於是即日束裝上道自陳蔡歷汝潁以至京洛（京洛延見父老布宣天子德意民夾道歡迎爭饋壺漿且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爲宋民雖夕死無憾鼓舞相慶以至感泣公皆慰勞而遣之迨至柏城披荆棘履蓁蓊隨宜葺治展誠成禮而

還公所過輒詢民閒利病及虜（敵 改作）情虛實頗得其詳既歸入對時宰相方主和議惟恐少忤虜情（二字 改作）金人心事竟不行未幾河南復陷陝右州軍亦多失守宰相始悔不從公言冬十二月大金賀正旦使至命公爲館伴虜（敵 改作）金使素聞公名畏慕之一見顧其副曰是使南來不拜詔者也公以語動之遂得其國之情僞密奏之且言宜早爲之備上深然其說方且圖之會公疾作力求告老遂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金人果敗盟犯塞（敵 改作）南向淮上紛擾上思得重臣鎮守要害控扼上流落公致仕再起知建康以時方艱棘不敢固辭聞命上道時虜酋（改作）金亮傾國以來初自合肥徑趨歷陽人情洶洶公以十月十九日至姑熟見南岸全無守備亟申朝廷乞發軍馬前來捍禦仍具沿路探報事宜排日申奏二十日至建康下令區處防扼事件各有條理城中初聞江上危急比屋逃竄聞公之來皆相率歸業二十四日王權棄和州退保采石朝廷方罪其畏怯用李顯忠爲代旬餘猶未至人情復大恐時知樞密院葉公義問被旨督師江上今大參虞公允文自西掖出贊軍事十一月六日同至虞公蜀人素知公雅相敬慕公亦高其氣節每與

論時事必擊節稱賞由是益相親次夕漏下二鼓公方就寢虞公叩門求見甚急公披衣倒屣迎之虞公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寢乎曰來人情憂懼外聞方洶洶視太守動息爲去留儻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虞公曰適諜者自江北來云虜（改作金）於和州作戰艦晝夜打造不計隻數期以明日渡采石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公曰某被命典司留鑰但當以死守遑恤其他舍人秉義素高以名節自任今朝廷危急如此輸法從之貴出贊大幕正當出妙畫建奇功以安社稷此某平昔所期於閣下也虞公喜曰此某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明日躍馬至江上而虜（改作金）騎充斥戰艦數百艘列在北岸若欲濟者虜酋（二字改作亮）方築臺刑白馬祭天旗幟滿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喊聲動天地王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故等夷未有統屬莫肯用命盡伏山崦虞公使人謂曰國家慶祿廩竭民之膏脂以養爾輩今事勢危急若此正壯士立功報國以取富貴之秋而乃甘心跧伏山崦以延須臾之命又安能必保其要領乎孰若奮身前鬬萬有一勝生則取封爵死則有褒贈爾輩其熟計之將士皆歡呼曰舍人既肯向

前某等當竭力以死報國家有頃賊（改作金）船濟江直來南岸虜酋（改作金主）親在臺上手揮紅旗催發須臾賊（改作來）船漸近我軍徐出山崦擺列江岸賊（改作敵）初未知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遂以箭相射我軍羣弩齊發賊（改作敵）在中流中箭者悉墜江中車船乘勢衝撞應時沈沒遂不能濟次日復來方擂鼓裝船欲進見我水軍賊（改作其）船盡卻遂不敢前我以海鰍船二十餘隻先往北岸截斷楊林渡口用尅敵弓齊射賊（此字改作金兵）棄船上岸悉陷泥中不能動坐受箭而斃虜酋（改作金人）度勢不可進遂自取御寨舟船焚燬而去餘舟為我師所燄皆盡人情遂安公立以其事奏聞且言采石之捷雖足快一時聞虜賊（改作敵）自戰敗之後連日發兵東向揚州臣懼其併力以攻瓜洲為渡江之計其鎮江府在今日委是危急欲望睿旨敕諸將同心協力極力捍禦庶不墮其奸計有旨令樞密行府添差李捧邵宏淵同往防把仍委楊存中在彼同共措置虜酋（改作金兵）竟不能渡俄為帳下所殺淮西平詔沿江帥守條陳日今進討恢復事宜公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人皆以為至論

吳璘與鳳翔金人合喜字堇改作喀爾喀貝勒　書

書曰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吳璘謹致書於都統相公閤下冬寒軍務艮勞比者正隆被殺大定新立諒惟忻奉新君悲喜交集雖然福禍有幾惟智者能知其幾不可不慮也且公實正隆信臣委任至重休戚同之大定卽位亦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雖以高爵厚祿安公反側而君臣之閒疏忌之意豈一日忘乎昔東昏被殺正隆篡位東昏之將相大臣能保其身全其家者幾何此皆公之目見也縱使大定隱忍未發其用事之臣能相容乎公提兵數萬久居於外無功則以失律爲辭建功則以强大見忌公之得罪於新主者必矣其危如此孰不爲慮今我主上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臣之擇主捨此安往公若能改圖來歸當敷奏以咸秦王公世襲王爵元隨戎旅悉付麾下富貴權位子孫無窮身名俱泰如漢之金日磾不亦盛乎理之必然非爲遊辭以動公也機事之來閒不容髮猶豫不決終致大禍悔何可及惟公熟計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八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八校勘記

於二十五日辰時誤作二月十五日辰時　劉淵一作劉源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

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戊辰盡二月二十八日乙丑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駐蹕鎮江府

二日己巳劉錡正除知泗州

三日庚午車駕起發鎮江府

五日壬申車駕幸建康府

上自鎮江遵陸時天寒雪雨不止上乘馬以氈笠氈衣禦風雨而宰相以下多有乘轎者

六日癸酉安豐軍孫顯忠收復壽州

九日丙子江州駐劄戚方與轉運張某書

書曰方輒有少稟上冒台聽方向者結約下淮北壽春宿亳南京忠義人首領措置事宜先招到潁壽二州巡檢高顯幷所部民兵一千餘人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同差去統領孫福將官王高那進訓練官鄭建苗達等將帶軍馬同忠義首領馬立將官黃林王德等部押軍馬奪門入城與金賊改作兵甚多其賊改作帥敗走收復壽春府了當撫定居民除殺死外生擒到金人簽軍馬匹幷鐵甲三千餘副馬甲一千餘副箭十餘萬枝粟米二十萬餘石共用布袋盛貯燒毀浮橋二座糧船大小一千餘隻及招到番軍王九少保王三太保三郎君一行軍馬計三百一十五人馬三百五十八匹騾子一十四頭老小三千餘口方已差統領王德迎接已到桐城縣訖兼廬州北地名灰步見有金賊改作兵甚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賊馬二字改作有六十餘騎前來壽春南岸看覘浮橋本軍捉住二人後便退至二十九日統制李貴王孝先部領軍馬護送招討歸正番官王少保一行過淮南岸綽路馬逢見金賊改作人軍馬二百餘騎

隔小河子厮射兩三時辰本軍殺退番賊前改作金騎引
去方於正月初九日到桐城縣纔候解發王少保人
馬即便迤邐前進仰冀臺亮
十二日己卯令李顯忠撤戍還建康
金人已退去李顯忠以建康駐劄兵猶戍於淮西淮
西經蹂踐之後荒涼無廬舍且驚散之民猶未歸也
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凍落足趾者顯忠亦扶病
往廬壽撫循諸軍上遣中使押醫官到和州顯忠未
還提點醫藥飯食卜端孺以爲和州西去無人煙且
陰雪難行請止中使醫官於和州報顯忠使速歸日
往當塗買饌供中使等甚厚端孺揚言金人已出境
矣軍人暴露陰雪勝寒不易未有休息之期中使亦
聞其語顯忠歸端孺又請比尋常倍贍中使中使喜
既還建康即以所聞端孺之言聞奏上悟即日降旨
令顯忠諸軍撤戍歸寨有旨幸建康府南門以觀還
軍軍中皆踴躍歡呼顯忠命整齪隊伍班師會大雪
車駕不出召見顯忠慰勞久之以金瓶御酒勸盤果
木脯醢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十五日壬午趙撙敗金人於蔡州金人遁走
趙撙在蔡州初金人於蔡州乘大雪突騎五百寇改作

至城下撙出騎迎擊之金人退去眾請追之撙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金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撙唯孤軍又吳拱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撙與諸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爲死守計是日金人逼於城下先遣兵斷撙歸路黎明已列陣於城西須臾分布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撙激厲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但堅一心無恐金帥魏都監亦厲其眾曰此城卑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於是以勁弓數百齊射矢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亭午從西壁坎墉而上倏忽金人登城者已溢滿撙時在西壁知其不可當乃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金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之時有官軍旗頭與虜改作金之旗頭戰於城上移時兩邊眾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旗頭之勝敗竟殺虜改作金旗頭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旗頭做好官虜改作金之旗頭既死即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旗頭亦戰死竟不得其姓名蔡州人爲哀之金人敗去撙遂復營葺守禦之備先是有燕人七八十已與蔡州人結姻親者根刷得之繫於獄中及金人

攻西門急權知州李詢皆殺之

光州牒蘄州正月二十日午時承中軍統制兼制置招討司提舉一行事務趙撙鄂州統制成皋踏白軍統制焦元申正月十五日以來有番賊（改作金帥）魏都監部領獲背（改作和拜）太子番軍人馬五萬餘人騎前來攻擊蔡州西門至西北角靠汝河一帶約四百餘步擁幷一齊上城其城壁更無敵樓女牆乘馬可上撙等分布馬軍貫率將士與賊（改作之）鬬敵盡命血戰至申時已來殺敗賊（改作金）眾復擁賊（改作金）兵下城以落濠塹汝河不知其數趙撙等卽時統率軍馬出城追趕其賊（改作兵）退走當陣重傷蕭總管及殺死賊（改作金）兵劉千戶與謀尅（改作穆昆）等餘人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棄下衣甲器械不知其數又殺萬戶謀尅（改作穆昆）者百餘人委是大獲勝捷

十八日乙酉引見耿京下諸軍都提領賈瑞等一十一人耿京除天平軍節度使將佐授官各有差

濟南府民耿京怨金人征賦之騷擾不能聊生乃結集李鐵槍以下得六人入東山漸次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泰安軍有眾百餘有蘭州賈瑞者亦有眾數十人歸京京甚喜瑞說京以其眾分爲諸軍各令招人

自此漸盛俄有衆數十萬是時大名府王友直亦起兵遣人通書願聽京節制京以瑞爲諸軍都提領完顏亮犯（改作攻）淮甸京遣瑞渡江通朝廷瑞曰如到朝廷宰相以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請一文人同往京然之乃遣進士辛棄疾行凡一十一人同行到楚州見淮南轉運副使楊抗發赴行在是時上巡幸在建康乙酉瑞等入門即日引見上大喜皆命以官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瑞敦武郎閤門祗候皆賜金帶棄疾右儒林郎改右承務郎其餘統制官皆修武郎將官皆成忠郎凡補官者二百餘人悉命降官告令樞密院差使臣二員與瑞等偕詣京軍樞密院差使臣吳革李彪賫京官告節鉞及統制官以下告身至楚州革彪不敢行請在海州伺候京等到來即授告節瑞等不得已從之至海州革彪以官告節鉞待於海州京東招討使李寶遣王世隆率十數騎與瑞等同行一錄云辛巳歸朝人總轄賈瑞統制官劉震右軍副總管劉弁遊奕軍統制孫肇左軍統領官劉伯達左軍第二副將劉德左軍正將梁宏右軍正將劉威策應右軍副將邢弁踏白第三副將劉聚總轄司提轄董昭賈思成天平軍掌書記辛棄疾辛巳正月十九

日至建康府二十日行宮引見統制官轉修武郎統領官忠訓郎正副將成忠郎書記承務郎

二十日丁亥王友直王任王革來歸友直除防禦使任革授官有差

初鄆州王任以罪亡命金人重賞捕之急大名府王友直方聚眾任歸友直友直得任甚喜乃假任契丹以聚眾完顏亮犯改作攻淮南友直聚眾已數萬遂破大名府有眾數十萬亮死葛王已立乃以友直之眾並放罪令歸農爲平民其眾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其黨王革及任謀自山東尋路南奔比入界有眾三千餘至建康引見上喜授友直檢校少保任觀察使革武功大夫友直等皆辭不敢受且曰向若臣有眾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眾不滿萬而受如此之賞不可乃授友直防禦使任團練使革武翼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二十八日乙未趙撙棄蔡州

趙撙在蔡州也吳拱以撙軍孤屢有蠟書促撙回軍諸軍統制亦請棄城而撙以金人圍城方急若棄城而去遭金人追逐勢必敗亡不如且駐蔡州況蔡州糧食有餘候破此虜改作敵兵卽議進兵中原乃申朝

延及申拱照驗拱怒以蠟書付諸統制令一面班師
撙知蔡州不可以久駐且金人三日中退八十里矣
乃會諸統制議退軍撙欲留焦元成皋守城元皋曰
恐孤軍不能當金人之眾撙曰今虜改作金兵不遠設
若我已離城而去彼探而知之縱輕騎追襲如何元
自西門出擺列不動以防追襲焦元以步人自南門
出先行候步人行絕則馬軍殿後日向晡未曾傳令
起發開元以步軍已至南門南門不啟守者不曾得
傳令閉門元曰我是統制乃傳提舉之令也遂相爭
相詬至相擊相殺奪門啟扉未半而爭門死者已塡
滿門道中强有力者僅能踐屍而出積屍擁門終不
能開後來者不知其故雖見門有阻難之狀所以愈
亂不能禁軍民死者莫知其數元爲眾所擁遂墜馬
墮身入雪窖中移時方攀緣而出軍民爭路正喧溢
元無馬不能行見一羸兵控一馬尋其主曰我官人
在何處元强奪其馬羸兵不從元手殺羸兵跨馬而
奔行三十里見撙及諸將撙欲自東路徑歸行在且
發火頭輜重已行元曰不可撙曰我是馬軍司中軍

統制不歸馬司將安往元曰提舉聽吳都統節制吳
都統令提舉回軍卽無發遣歸馬軍司文字況蔡州
立功將士正要提舉保明功賞豈可徑歸行在撙以
其言爲然遂由南路還荆襄華旺以馬軍出西門不
能殿乃先步軍而行步人與騎兵爭路而趨天氣昏
黑蔡州之居人隨軍而出墜坑塡谷者不知其幾多
也城中一空唯細民有老小之累者不能動翌日金
人聞之遂復入蔡州

右正言劉度劄子

畧言今日視師回鑾願陛下取親臨行陣斬馘執俘
者方可推恩凡賞典之行皆宜愛惜以革僥倖之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十九校勘記

部領獲背太子番軍人馬 獲背太子一作故太子光英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

起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盡四月二十一日丁巳

閏二月洪邁充通金人使副書

書曰邁等咨目頓首再拜國信驃騎國信郎侍講服德譽之久南北阻絕無緣良會下情但切欽仰卽日春寒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邁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令旨迎候使節已至淮西奉候數日矣今承泗州蒲察改作富察移文知大施且至符離有上稟事宜已令泗州守關報今又得指揮令通書蓋自古以來

鄰邦往來並用敵國禮鄙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貴國無故興師長驅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曾不旋踵自取夷滅既已兩國交兵則是大誼已絕竊聞大金新皇帝即位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貴國師歸方議遣使別修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爲喻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候惠顧曲折面聞唯界首一事舊以淮爲境至中國取接今泗州臨淮虹縣之北迤邐迎候乃及隨宜排辦宿頓矣邁等禮合至界首但泗州之北更無人煙館舍難以容眾只候近託當至臨淮上謁想惟高明必能洞察今遣使臣特涘記史瞻望不遠預以爲慰更祈保護以副願言不宣

金人攻海州

十六日癸未吳璘克大散關

金人既失秦州及熙河等州乃堅守大散關以拒王師吳璘遣姚仲等諸將攻擊數月不下仲幕屬朱紱乃投劄子於總領王之望請科斂四川民戶出財賞軍關乃可下書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設施莫非經濟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

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然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切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矣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知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殊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改作金人九月六日叩關於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此字改作金人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救時之失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鬬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效微勞其如賞給當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獲申宣司總司指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目今事勢與前時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於無事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乞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畧用斂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准備賞給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

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如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
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
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一二統制官各以其所
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律進而勝捷關
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改作敵不破滅無
有也說者蓋謂方今朝廷財用正慮不支緣軍興而
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
之心朝野孰不共知事固有當更張則悠久不能力
濟機會令一勞而永甯正在此舉紱之
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

覽付之炊之望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
不科斂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
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
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斂何預哉僕中原人
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斂何私於
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
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
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虛空中來亦知
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
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以橫賦乎國家養兵所以

保民而足下乃爲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豐財
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月然則解嚴未可
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
則今日何以枝梧事未可期則所責無限不且愛民
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斂於民力所
以爲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
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出入
何處關錢糧何處關草料累次給犒并朝廷支賜自
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畧無留
阻若是給賞則須候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

支放散關前攻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有銀絹錢
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豈由有可取之理
而無銀絹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
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
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
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爲堆垛賞給
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
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始可用則軍政
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
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

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先堆垛銀絹始能破敵
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始平之功
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
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住關撥
豈是無椿辦耶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
僕重行科斂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
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
科斂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
但管取足無問總所科斂與不科斂也劉宴斂不及
民何害李郭之勳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
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
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之不斂於民豈不異哉
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
二千兩匹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行錢之類不與焉
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
而未得賞者何人也朝廷有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
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
指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之何哉來書謂攻散關
若得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

此重賞而虜（改作敵）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
何異方宣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
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
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尅（尅）本所當一
切擔認足下可結罪保明其（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
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擔認而不能取足下當
何如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
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
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
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員劄荐預有懼焉且宜勉思
妙（妙）畫謹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
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
悔閏月癸酉將官楊大亨統領李安攻破五鬼山同
統制田昇統領胡洪趙豐陳濤將官馮超等攻打散
關正行水門御愛山賊（改作金）寨自二更一擁上山併
力攻擊與金人戰鬬至四更時克復散關占據了當
分遣軍（官）兵戰（占）奪和尚原金人退走寶鷄
三月八日甲辰寢罷扈從轉官
庚子有旨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
依紹興（興）四年例轉一官資餘人等犒設臣寮上言臣

聞爵賞之設先王所以待有功也賞而當功則賞一
人而千萬人勸無功受賞則人人有覬覦之心將不
勝給矣故古之人君不輕以賞與人而人亦不得而
虛受豈非以僥倖之門有不可啟者歟臣伏覩今月
四日指揮大駕視師應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
依紹興四年例與轉一官資餘人等犒設臣有以見
陛下知臣下之勤勞而欲得其歡心也然而事關利
害殆有不可行者臣不得不爲陛下言之且自臨安
至建康其路不遠扈從官吏既預借月俸以爲行李
之資又優給驛券以爲傳食之費水則有舟楫陸則
有鞍馬於沿路犒勞宜吏普沾其視軍兵之驅馳道
路事固不同雖往來跋履不無衝冒勞則有矣何功
之云且至尊在途猶不得安臣子服勞亦其常分今
若例行推賞則是曲示私恩輕瀆公器適彰虛授何
以勸功況比來軍中奏功頗多冒濫朝廷方欲痛懲
其弊則賞典所加豈容不謹儻以謂紹興四年之例
不得不遵則六年移蹕江上比之四年尤爲淹久初
未嘗有賞則是當時已悟前賞之非而革之矣在於
今日豈可不用六年之例而乃蹈四年之失乎兼軍
旅方興匱乏爲甚犒設士卒固不可免若乃其餘自

應從省臣忝扈從之例亦當受賜若自貪榮寵旁懼
怨憎默默不言實負公論欲望陛下特賜睿旨追寢
前件指揮以杜僥倖之門使中外之人無得而議則
天下幸甚有旨扈從禁衛軍兵依已降指揮推賞餘
依奏

一日上謂近臣曰近傳到虜改作金中賞格卿等曾見
否陳康伯奏曰見之上曰其意如何康伯奏觀其語
云邊釁未息恐總兵官所請欲復取所失州縣耳上
曰朕熟知金國用兵始末自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
雅布等在時軍政極嚴不用賞典止以威刑脅制其下
而人自畏服今賞格如此之重必是人不用命也康
伯等俱曰聖裁高遠非臣所及不勝仰歎

九日乙巳吳璘加少傅王彥授節度使

十一日丁未大金人使入國門

樞密都承旨敷文閣待制徐嘉知閤門事孟思恭館
伴大金人使入國門赴都亭驛安泊依禮例十三日
合朝見使人以朝儀未定展十六日朝見茶酒五盞
差起居舍人洪邁洪邁除起居舍人借翰林學士充大金國稱賀使知閤
門事張掄副之

十八日甲寅就都亭驛賜金使御筵知樞密院事葉義

閤押伴

十九日乙卯使人玉津園射

射以雨不出

二十日丙辰就驛賜宴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押伴

二十一日丁巳金使朝辭

是日金使朝辭茶酒五盞退就都亭驛賜御宴葉義

問押伴

二十二日金使回程

金使回程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爲送伴使

四月六日過界

王宏收復全州

王宏爲吳璘軍統制璘遣宏收復全州

金人陷陳州

陳亨祖招集忠義人收復陳州金人圍之急亨祖盡力禦之屢與金人戰金人爲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保守乃率衆力擊金人爲流矢所中而死後五日城陷南門被焚門已埃燼而鐵裹閘板落於地城中軍民爭門而出履閘板而過者皆燒損其足不能逃往往仆於門外亨祖母及良賤五十餘口盡遭屠戮自此官軍惟守舊境而已

聖諭招徠密處收恤曰

民不忘祖宗涵養之澤相繼歸正者不絕闕朕恐士大夫分南北彼此浸失招徠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者與江邊諸州軍差遣如士人願入學者從便分送庠序教養及令應舉其餘隨宜收卹如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訴然相慕而至宰相陳康伯對曰謹依聖訓當次第施行

二十一日丁巳洪邁等過北界

張子蓋解圍海州奏捷宰相稱賀

御營使太傅楊存中結局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辛未六月十二夜假志潛安家鈔本校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十終